

昌黎先生文集

十五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門人李漢編



明水賦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下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
 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
 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
 是命炳燭燭氏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
 於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
 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一作
 於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
 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汚明德惟馨玄功不宰
 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

昌外一

一

得其宜情一作明水之薦為一作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
 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一作
 金莖之露靈一作出自方諸乍一作似鮫人之淚將以贊
 于陰德獨一有非配夫于一作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
 華吐耀兔影騰流一作精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
 霏然而垂一作象的酌一作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
 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一作類則感形藏在一作空
 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足
 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羹之遺味幸
 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藥天力與

此恩不屬黃鍾家溫馨孰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
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
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晞一作紅綠窻磨徧青
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
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裘
破一作破裘氣不暖馬羸一作羸馬鳴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劍
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一作半夜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
周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冰食葛製神所識一作憐填

昌外一

二

窻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

請遷玄宗廟議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
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
祭七廟一作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
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
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
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一作膺期造有區夏義同周
之武王也一有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
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
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

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門人李漢編

上賈滑州書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一作藝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
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一作首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
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
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
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
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一作和華發英作
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
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
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

昌外二

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
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一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
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
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一無字人
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
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
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
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一作已自咎又歎執事者所
守異於人人廢耳任自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

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
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
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一無二
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
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
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
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一作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
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一無於一作大夫士士無之
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
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
夫天竟何如命竟何如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
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伎則患言訥詞直

昌外二

二

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
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
一作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
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
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
亡一作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
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
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
亡愈今始一有年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
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
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

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一作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一無此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

昌外二

三

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孰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茲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一無於字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一作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

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使一無字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者一作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美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昌外二

四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字一有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一作自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

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
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萬世乎一無若無鬼神豈
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
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聖一無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
皆磊落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
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
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僅能暫垂
見過實爲多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
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

昌外二

五

此咨屈僮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
亦無不可且夕渴望不宣愈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
可諭易大傳曰一作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

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
口按親下當有見字不敢增而空其處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句來晴

明日夕不甚執僮能乘閒一訪幸甚且夕馳望愈聞道
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
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似作
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
於所適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門人李漢編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昌黎三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劔鋒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蹇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一作植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悒悒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志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昌外三

二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門人李 漢 編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二有之稱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

昌外四

一

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一有其字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殷作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以無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疆則服食其菽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能作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

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
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
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
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
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曰爾
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
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一作邪今人行未
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
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
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
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

昌外四

二

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
甄以利乎一作於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
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
乎一作於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
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
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旣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
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旣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
不仆於波濤矣言旣我禍卽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
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
甚於水火

鄆人對

鄆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天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一作若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旣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厄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嘗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昌外四

三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金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列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一有吏字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

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
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
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
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
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
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
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
烈不違其先作帥一作南荆厥聞暗武志旣揚文教亦
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
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
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

昌外四

四

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馬書旣五年始立
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一作河東公爲左
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
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
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
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
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
氏

記宜城驛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
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
楚人多死流域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

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
萬株多不得其名始一作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
于太傅帥襄陽陽一無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
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間然問左側人
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
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一作當是王朝一作
內之所也多甃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於
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
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

昌外四

五

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
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於字有古人也是來也黜余
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
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
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陞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
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音焉貞元十六
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門人李漢編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
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
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
惟允邁茲一作此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一作維
重一作盛擇才均一作經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

祭董相公文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
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

昌外之

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
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
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
厚而平五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
于雲瀆水于坤一作神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
之元臣肫肫元臣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
其盈一作用不致其敵爰立作相訐謨實勤出若無辭疇
德之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廼去
厥疾廼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亂維
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父誨其義
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
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

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闢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有在盛
蟠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祭石君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
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
靈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知命之
不幸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曰景與
愈與游爲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
一作推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竟誰附奠以送訣
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昌外五

二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
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
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
饗

高君仙硯銘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
聳內發墨色幽竒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
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
家其昌

高君畫讚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

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友一有字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

昌外五

三

以爲舉

一作學

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門人李

漢編

順宗實錄卷第一

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順宗至德大聖大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若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

昌外六

一

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

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舍元一作光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練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

昌外六

二

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僚請聽政曰自漢以一作已來喪

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事臣珣瑜校檢司空平章事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

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下醫相覆其君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

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一作嘆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一作乃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昌外六

四

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一作凌輒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

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